

治沙

□刘流

铜台沟西北二十里外的黑山脚下,有一片叫银肯的沙漠。银肯,蒙古语,意为“有清泉的地方”。然而,20世纪70年代前,1.2万亩的银肯黄沙弥漫,不见一星儿清泉。况且,沙石肆虐,沙丘前移,竟吞噬了村边几户人家的房屋。

再不治理,沙进人退,村庄就不存在啦。村人担忧,让上面想想。

于是,上面决定成立一支6人治沙队,招聘队长,队员。

可是,“村榜”在腊月张贴出去,竟无人揭榜。春天逝去,夏天过了大半,大红的“村榜”褪去颜色。还好,七月底,郑光明站出来,揭下榜。

郑光明31岁,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想,党员就应该勇挑重担,改变家乡面貌。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队长有了,可就蔡德一名队员。点名,也是畏意、拒绝。有人摇头说,银肯条件艰苦,离家还远,再说,和风沙斗,有胜算吗?

年底,郑光明去做说服工作。全村13个生产队,他一户一户走,都跑遍了。春节,他不休息,苦口婆心说,不能让风沙撵着走,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如果将银肯绿化起来,铜台沟一定会变样,会富裕起来。

到底,队伍健全了。蔡德表现积极,郑光明让他当副手。

1981年4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6个人进驻银肯,让沉寂的沙漠有了烟火气。

岂料,第一天进驻,风沙竟刮了一夜,给他们来了个下马威:白天搭起的窝铺被掀走了盖儿;白天挖好的水井被填平了……

郑光明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好马不吃回头草,咱们是爷们儿,决不退缩!

声音铿锵,惊起沙岭一只金雕,扑扇着巨大的羽翼飞向天空。

再盖窝铺。再打水井。并且,从村中拉来黄土,给居住点四周打上围墙。墙内外栽下松树和杨树。

创业艰难,超乎想象。他们辛辛苦苦栽下的树,种下的草,不敌风霜摧折、风沙侵袭、干旱威逼,两年倏忽而过,沙漠几乎还是一页白纸。

有村人泼冷水,说,在沙漠上植树种草,和水中捞月差不多,还是回来吧。

郑光明梗着脖子说,我偏不信邪!万事开头难,不把银肯绿化,不回村啦!

他嗜书刊,擅钻研,每当大风天,别人都躲在窝铺,地窖子里,他却戴上老旧的风镜和皮帽子,跑到沙漠最深处,站在沙丘最高处,揣摩风沙的活动特点、行进路线,计算风速级别和所刮起沙子的数量,计算多少平方米的林源抵挡多大级别的风沙。由此,以居住点的窝铺为轴,从黑山脚下开始,实施自己琢磨的“前拉后拽削尖法”和“乔灌结合旋转设带法”,两面夹击,绕沙丘圆形造林,治理流动沙丘。他们还冬季播种,秋季育苗,春夏秋植绿,草灌乔混交,锲而不舍。

终于,第三年起,银肯一点点绿了。

1985年底,他们入驻沙漠的第5个年头,银肯的林草覆盖率已达到85%。

生态好了,沙漠深处,涌出一脉涓涓的清泉,还银肯以本色。尤其春天,风尚料峭,沙地点缀着开黄花的连翘、开紫花的丁香;冬天沙地也不寂寥,沙棘亦红亦黄的果实缀饰枝头,忍冬、花楸摇曳的一串串红果、花穗,红艳欲滴,令人陶醉。

郑光明爱上了银肯。

在此奋战整整十个春秋,1991年,铜台沟换届选举,无名投票,郑光明被高票选为村主任。

面对人生的抉择,郑光明没有踌躇,他毅然辞去村主任职务,继续治沙。

十年,因条件艰苦、生活单调,治沙队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只有郑光明、蔡德两个人坚守着。

经过郑光明介绍,蔡德也成了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郑光明未雨绸缪,吩咐蔡德带人补植,治理,搞副业,自己则多了一份护林的责任。他拿一把镰刀,没日没夜在银肯穿梭。牲畜啃树,盗伐树木的不法分子,是他驱赶的对象。而且,把30只羊压缩到10只,圈养起来。

每天奔波在沙地里,哪里的树枯萎了,哪里的草该浇水了,哪里的沙窝窝进牛羊了,郑光明比任何人都清楚,总是及时出手。

2001年,来银肯20年了。中秋节那天,郑光明对蔡德说,你带人回村过节,我来守护。

蔡德说,中秋是万家团圆的日子,你年年都留在这里。这次你回吧!

郑光明说,听我的。

银肯就郑光明一人了,他不敢午睡,咬着一块月饼巡察。蓦地,一片乌云来,一阵风儿刮,“咔嚓”一声雷响,居住点不远处的变压器窜起一股乱腾腾的火焰。顷刻,火势熊熊,点燃了一垛干草,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殃及了一旁的松树林、白桦林。他急了,这些可都是易燃的树种呀!他边打119,边给蔡德去电话,抄起一把扫帚,奋力扑进火海。

待人们赶到,大火已灭,郑光明也昏倒在地。

弥留之际,他对蔡德和治沙队员说,千万要保护好这片绿色,不能干日打柴一日烧,不能让风沙再刮起来呀。

郑光明走了,治沙不能止步。很快,村里再次张贴招聘银肯治沙队长的“村榜”,“村榜”刚刚贴上去,蔡德和几个队员都争着上前揭榜。让人意外的是,郑晓也在人丛出现了。

他可是省城一家外企的白领啊。

他说,这榜我来揭吧。

村主任问,你不走了?

不走了。我要完成爸爸的遗愿。而且,还要像爸爸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村主任说,好,就是你啦。

蔡德说,郑晓,我来当副队长。

□我来

上闻

唐朝的一叶轻舟渡过榆溪,停泊在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的金河岸边。在这个被霜露染红的秋天,一行人弃舟登岸,向金河道寻迹而来。走在前面的是一位风流俊逸、气宇不凡的中年男子,朝廷监察御史王维便是。几声雁鸣吸引了他,看去时,秋草雁道,雁字凭空,只有唧唧的马蹄声和车轮的吱吱声。

金河道是前朝古道,为隋炀帝所辟。隋炀帝钟情于此,一路溯金河而去。随行所及的小径,就是后世诗人描绘的金河道。作为唐王朝的边防重地,金河、榆关直接关系到长安的安危,唐初四杰杨炯就说:“路指金河,途连玉塞,尘沙共起,烽火相惊,秋草将腓,胡笳动吹,寒胶欲折,虏骑腾云。”

诗人王维登草履,沿着金河道,入榆关后,唐开元二十五年的这个秋天,寻迹榆溪,他没有找到古驿的旧道,却听到了前辈诗人王维留下的《陇头水》:路出金河道,山连玉塞门。旌旗云里度,杨柳曲中喧。喋血多壮胆,裹革无怯魂。严霜敛劲色,大明辟朝昏。尘销营卒垒,沙静都尉垣。雾卷白山出,风吹黄叶翻。将军献凯入,万里绝河源。

诗是一位成边的老卒告诉他的。他望着老人的背影,却想起唐初诗人上官仪的《王昭君》,写昭君远嫁时,曾经走过的金河路:玉关春色晚,金河路几千。琴悲桂条上,笛怨柳花前。雾掩临妆月,风惊入鬓蝉。缄书待还使,泪尽白云天。

放眼望去,广袤的地平线上,一缕长烟在天际腾空而起,直直指向苍穹,极目处,依稀可见的长河缓缓流过。夕阳西下,河面上片片金光,落日长河,孤烟大漠。脚下已无路,他才才发现,金河道其实已荒落了,诗人只好望几眼榆溪,便向金河去了。郑锡的《出塞曲》王维很熟悉:校尉征兵出塞西,别营分骑过龙溪。沙平虏迹风吹尽,雾失烽烟鸟易迷。玉靶半开鸿已落,金河欲渡马连嘶。会当系取天骄入,不使军书夜刺围。

王维是否再次经过榆关,已不得而知。不过榆关下的君子津,他一定是路过的。这是唐时东行的必经之津渡。在唐朝,君子津虽然已不是一个普通的渡口,但君子津名闻天下,则和郦道元有关。诗人对此念念不忘,此行入榆关,他要去看这位地理学家描述的河津了。

待王维见到榆林宫时,昔日风光一时的隋炀帝行宫已经落败的不成样子了,只有一个老卒在看守宫院。风月之夜,与老卒对酒,弈完一局,便去城河

岁月执着,我曾经固执地认为,连绵起伏的阴山山脉,沧桑厚重,巍峨雄浑,鲜有南国千山一碧,层叠叠翠,目及之处无处不画意、无处不画卷的风景。也总以为阴山深处沟壑纵横,丰雨季节,河水奔泻湍急,浪滚磅礴,枯雨时节,河床裸露,溪流若隐若现,少有南国山涧春夏时日清泉石上流,秋冬时光疏影横斜水清浅的清幽意境。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隐没于尘世之外,沉浸于山水之间。临近盛夏之时,一早来到神往已久的“石人湾清洁小流域”生态园区。登顶峰身堂观景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气息,阳光从厚厚的云层间隙中透出,照射在眼前一泓水面上,但见芦苇俏枝、鸿雁戏水,泛着一层层细碎的光波。环顾三面环山,藏在阴山一角的那一湾山水田园,草屏青翠、杨柳茂盛、西山高耸、松柏凌云,与陌上花枝同框,有一种人到此地,余皆山外的纯净。凝视养身堂长廊北山精心雕琢的各色鸟兽塑像,鸿雁展翅、牛羊相依……串联起塞北大自然原生态的一方山水,似乎能装得下世外桃源的万草千花,泡得开唐诗宋词的水墨丹青。大自然的无心之作彻底颠覆了我对塞北山水固有的认知。



大河悠悠 建中 摄

之上看月去了。

秋雨打湿了诗人,站在城堞之上,回望来路,不觉已过了月余。此刻,金河早已披芦苇遮断,眼前似有熊熊火焰燃烧,仿佛战马还在争先恐后的渡河,信手写下《从军行》:吹角动行人,喧喧行人起。笳悲马嘶乱,争渡金河水。日暮沙漠昏,战声烟里。尽系名王颈,归来献天子。

写罢也就到了离开的日子,王维走后不久,诗人雍陶也踏上了金河道,《赠金河戍客》写道:惯猎金河路,曾逢雪不迷。射雕青冢北,走马黑山西。戍远旌旄少,夜深帐幕低。酬恩须尽敌,休说梦中归。

诗人雍陶白日里踏访遗迹,踪从诗迹,金河归来后,客宿榆林城,在月色下和戍客对弈。城在榆溪之侧,和榆关隔溪相望。也许是隔的时间太久了,榆关已无迹可寻。榆溪塞也被风雨洗刷殆尽,没有多少痕迹了。青冢还在,黑山依旧,只是不见了榆关。

诗人雍陶的轻舟过后十余年,金河的诗意重新被续上。这是唐朝另一个初春的早晨,一叶轻舟从金河扬帆而过。诗人陈去疾由榆溪进入金河,听着惆怅的流水,匆匆自榆林郡城下而过。夕阳西下,河面上片片金光,落日长河,枯鸦声声。《塞下曲》吟诵而出:春至金河雪似花,萧条玉塞但胡沙。晓来重上关城望,惟见惊尘不见家。

秋雨迷濛,一人把从集市上买来的几斤草鱼,倾入水中,放生去了,这是诗人杜牧。轻舟漂过金河,杜牧站在舟中,遥望榆林城,一行大雁飞过,《早雁》在杜牧笔下,句句是雁,却字字寓人,金河也随了雁阵远播开去:金河秋半虏骑开,云外惊飞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须知胡骑纷纷在,岂逐春风一回来。莫厌潇湘少人处,水多菰米旅人哀。

杜牧离开后,就很少再有脍炙人口的诗作写到金河。到晚唐时,金河道就逐渐沉寂了。那些本该在一叶白帆下吟咏的诗人,已找不到金河道。只有一些怀古的诗人,才会循着前贤的旧迹,一路听泉而来。古路无行客,草衰、柳屋、碧水、澄天的景

致,杳如黄鹤,金河道也为荒草所没,只能在诗中寻迹了。

下闻

现在找不见拂云堆了。有时候在草原上不经意一抬头,敖包上蕴了云朵,以为便是拂云堆。唐代诗人李益在幕府做幕僚时,一定很熟悉拂云堆。他的《拂云堆》诗云:汉将新从虏地来,旌旗半上拂云堆。单于每近沙场猎,南望阴山哭始回。

杜牧也曾经在边地待过很长一段时间,《边游》诗写道:黄沙连海路无尘,边草长枯不见春。日暮拂云堆下过,马前逢著射雕人。

许多年后,杜牧还在《题木兰庙》诗里重提拂云堆: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拂云堆上祝明妃。

可见,拂云堆是个著名的值得怀念的所在。

隋唐时期,拂云堆的驰名,与朔方道大总管、韩国公张仁愿筑三受降城有关。吕温《三受降城碑铭》中说:“以拂云祠为中城,与东、西两城相去各四百余里皆指津济,遥相应接。”受降城是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对切断突厥南犯之路,巩固边关稳定有重要意义。中受降城修筑前,附近有堆阜称拂云祠,是渡河入塞的突厥人祭神求福的处所。《突厥传》云:“朔方军北与突厥以河为界,河北岸有拂云祠,突厥入寇,必先诣祠祭神求福,因牧马料兵,候合渡河。”《元和郡县图志》载:中受降城拂云祠,也称拂云堆神祠。这样的称谓在唐代文献中屡有提及。

拂云堆并非突厥语。拂云堆建在高峻之地,远远望去,堆上有白云袭顶,“拂云”之势即成,便被唤作拂云堆。隋唐两代取地名沿袭了汉代的古朴之风,“堆”的丘阜通常都冠以汉式名字,如“风陵堆”“黄瓜堆”“渤海堆”之类,拂云堆也不例外。唐诗中杜牧“床上书连屋,阶前树拂云”、许浑“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李贺“一朝沟陇出,看取拂云飞”、杜甫“但令无翦伐,会见拂云长”之句,都体现了

这个意思。

拂云祠位于拂云堆。唐代文学家吕温《三受降城碑铭》:“拂云祠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扼枢会。虜伏其下,以窺域中,禱神觀兵,然後入寇,甲不及擐,突如其來,鯨一躍而吞舟。”拂云堆名在唐史和唐文中十分穩定,而且在唐詩中也沒有異字。拂云祠是拂云堆的推延。《元和郡縣圖志》中“拂云堆神祠”便是推延後的拂云堆的稱謂。對拂云祠的理解,不僅僅停留在詞義上,而應該關注詣祠祭神求福的儀式。

突厥人拜天祭祀的場所,定非同尋常。隆出于堆,便具有象征意義。拂云堆也就成了天可汗祭祀天的所在。

盛唐時期,拂云堆已不那么顯赫了。王之渙《涼州詞二首》就說:單于北望拂云堆,殺馬登壇祭几回。漢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親歸去來。

詩人描述的唐開元四年(公元716年)默啜可汗敗亡後,款塞內附後的情形。表明突厥人對拂云堆雖然還在祭祀,但情形已大不相同。殺馬登壇祭几回,是突厥人的風俗延續。《隋書·突厥傳》中有“多殺羊馬以祭天”的記載。突厥人拜天授權的儀式相當奇特。《周書》載,突厥可汗初立時,坐着蒙上毡的车子围着太阳转九圈。每转一圈,大臣就拜一次。九圈之后,大臣们把可汗从车上扶下来,即刻再扶上马背,用布帛紧勒可汗的脖子,至快要窒息时,才解围布帛,随即问道你能做几年可汗。可汗头晕眼花之际,几乎窒息,才缓口气,便被问及能做几年可汗之事,只能随答。于是,大臣们就凭这个数字,来验证可汗在位年限。通过这个仪式,由此可以发现,突厥人崇拜太阳神的习俗之盛。拜天是崇敬天神的一种仪式表达,突厥汗位年限也为上天所置。

《杨素传》载,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灵州道行军总管杨素,把戎车步骑相参的方阵改为骑阵,突厥可符达头闻之,大喜,曰:此天赐我也!因此下马,仰天而拜。突厥文《阙特勤碑》载:因天赋予力量,我父可汗的军队有如狼,他的敌人有如羊。现存突厥四大碑刻《噶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翁金碑》共提及被神化了的“天”39次,其中次数最多的恰恰是“天佑出征”。

突厥人渡河之前,拂云堆是最先祭神的场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拂云堆就是天神莅临的地方,也便是神祠了。倒是唐代诗人王涯的《秋思赠远二首》,让人回味无穷,连拂云堆也清婉、雄壮了许多:凭拳杨柳临清阁,闲采芙蓉倚碧潭。走马台边人不见,拂云堆畔战初酣。

许多年后,蒙古民族延续了这个祭祀风俗,拂云堆逐渐演变为敖包,成为祭祀的场所。敖包是草原上随处可见的祭祀场所,已不是一个孤立的处所。

了白雨神庙,顾名思义,就是把天上掌管冰雹的神美其名曰“白雨神”,西山从此披上了神秘的色彩,白雨山也由此得名。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随着石人湾景区知名度与吸引力的不断攀升,慕名而来的游人四季不绝。最浪漫莫过杏花春雨中漫步南北步道,沉醉大自然荷花杨柳田野草新绿,岸上芽绿柳黄的朴素,陶醉远远新栽连翘、紫荆、丁香花开灿烂。最清凉莫过炎夏夏季,临水而坐,邀亲友共沐连名字都起的诗意绵延,飘逸鲜活的蒲公英等各色露营地,飘香茗,酌美酒,醉意打卡地暮色烟火,月下歌舞,微凉熏衣休闲入坐。最唯美莫过秋来金菊飘香,梨李挂枝头,秋深登高望远,红叶满山,北雁南飞,夜来满天星斗,目光仿佛能极尽宇宙。最惬意莫过寒冬时节株株青松翠柏银装素裹,傲雪凌霜,至真至纯,山水一色,似乎凝聚了四季的芬芳,无须装扮自成锦绣。

山水之间,孕育天地,塞外宝地石人湾最是一年好去处。

风且吟听

风且吟听

风且吟听

风且吟听

风且吟听

风且吟听

风且吟听

风且吟听

风且吟听

风且吟听

风且吟听

风且吟听

风且吟听

风且吟听

闻小览说



日出

许双福

摄

一个湖一条船
(外一首)

□李建国

湖不算大 跨越神州万里
船不算宽 承载华夏江山
清波碧水 穿透苍穹宇宙
天空之下 南湖的红船冲破苍穹

十六米、三米
一叶扁舟
肩负了一个民族的新生与希望
这只红色的雄鹰
街着烟雨楼的誓言
汇聚起壮志豪气
一路披荆斩棘

南昌的雷鸣惊醒沉睡大地
井冈的火种燃遍漫野千川
遵义的楼阁里烛光如火燃起
平型关的枪声击碎了寇寇的邪魔
渡江的千帆扬起烈烈旌旗

天安门城楼上的振臂
把激昂的声音铸入宇宙
让大地焕发生机
使苏醒的泰山屹立

亿万愚公战天斗地
开疆拓土 创造奇迹
历风雨打风吹
不倦描绘着河山的壮丽

雄鹰翱翔展翼
俯瞰山川湖海
小小摇篮
跨越了新的世纪

那画舫静静停泊
但使命的船只一路向前,向前
满载着中华坚挺的信念
为万众书写壮美的社稷

海与船

这一个情景
让我亢奋
一只小船
在脑海涌动

她在泥浆里滑进
举步维艰
她在暗流中前行
从容自定
她在巨浪里颠簸
头颅高耸
她在乌云下扬帆
砥砺前行

几个人的船儿略显空荡
但在行进中又不断增添
船儿像魔术般变大
海水似浪潮般浩荡

风暴那让她安稳
疯狂撕扯她的手臂
疲而流走了她的身体
但船底紧贴在海里

在暖流似的水中
她在呼喊 她在奋力
任凭恶浪拍打着船体
她在划向前方的岸堤
和火炬

海水柔情地簇拥着
奋进的航船
向前 快速向前
水手们不停地划桨
让船儿拉近与火光的距离

近了 更近了
大船碾碎暗礁和污泥
冲破厚重的沉梦
抵达了坚实的彼岸
把鲜艳的旗帜
遍插大地

夺目的光
闪亮着我的眼睛
抬头望
朝阳如火升起

星诗空